

## 從《牧羊人的孫女》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探索心與自然的對話

徐慧玲

苗栗縣銅鑼國小輔導主任

### 摘要

同以「牧羊人」為故事主角，《牧羊人的孫女》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這兩本小說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情節。《牧羊人的孫女》描述擁有不同種族、信仰、環境，甚至處於敵對陣營的兩名年輕少年及年輕女孩，經歷種種挫折，終能以其對大自然的尊重、對人群的無私鍾愛，以及處事的智慧，克服種種關卡，化解種族間的糾紛。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則是述說一個豪情萬丈的少年，為了追尋心中的珍寶而勇渡浩瀚沙漠的故事，其中經歷的點點滴滴與種種人事物，都像是對男孩的一句句叮嚀與啟示，召喚著他必須勇於面對自己。

本文試圖從上述兩本小說中，梳理出故事主角所展現的人生態度，經由閱讀文本後分析並歸納出兩文本中的精髓，分別以「把握當下事在人為」、「樂土與地球之心」及「萬物合而為一」三個面向來探析兩文本的呈現意象。期盼透過此文，喚起讀者閱讀相關文本時，能夠深入探尋其中的人生哲理，並能發揮觀照自身與省思的功夫，進而提升讀者的生命價值與層次。

**關鍵字：**牧羊人的孫女、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樂土、地球之心



## **An Exploration of Dialogue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Case Study of “Shepherd’s Granddaughter” and “The Alchemist”**

**Huei-Ling Syu**

Guidance Officers of Miaoli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 **Abstract**

The plot in both of the novels, “Shepherd’s Granddaughter” and “The Alchemist” are somewhat different based on the same kind of the main role in the story, “Shepherd”. In the “Shepherd’s Granddaughter”, the story begins with two teenagers and a girl in the state of hostility with extinctive form of race, faith in God and environment, eventually resolve inter-ethnic disputes and overcome a variety of levels with theirs showing respects to nature, selfless love to the mankind and wisdom of the code of conduct, while in “The Alchemist”, the story begins with a lofty teenager, crosses the vast desert with brevity in a quest for the treasury in the mind, wherein everything and every person he goes through on the trip is like a reminder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boy, calling him to face himself bravely.

In the Study herein,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life was developed gradually from the main roles through both of the novels and the essence thereof was induced by analyzing the stories and the images expressed in the stories were analyzed by discussing and analyzing three dimensions, “Seize the moment and human efforts count” “Paradise and the Heart of the Earth”, and “All things merge into one”, with an expectation to wake up our readers to explore the depth philosophy of life while reading related books and exert efforts to meditate themselves in the reflection through this article, further enhancing our readers’ value and hierarchy of life.

**Keyword: Shepherd’s Granddaughter, The Alchemist, Paradise, Heart of the Earth**



## 壹、前言

隨著科技與媒體的日新月異，社會大眾對於知識的獲取早已不再視平面的「書本」為唯一的來源，舉凡電子書、各類聲光媒體等皆提供了閱聽者視覺及感觀各方面的滿足與享受。在此同時，我們卻不禁要問：一旦習於聲光感官的接觸，我們是否會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關照內心的感覺？尤其是當今的孩子，每天下課後，花在電視與電腦的時間已經遠遠超越花在閱讀或是與家人互動的時間，這是很值得我們探討的隱憂。

研究者於國小任教多年，對於閱讀教學的品質，以及學童閱讀能力的提升相當重視。吾人深信，閱讀的材料，是閱讀教育極其重要的一環，有了優良的文本（或媒材），加上適度的引導，對於提升學童閱讀品質，將有極大的助益。除此之外，教學者的引導技巧，亦是影響學習者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教師能夠根據教學目標，幫助學童選擇優良與適合的文本，而後循序漸進的適度引導，實是教師責無旁貸的任務。

值此社會現象多元、多變，許多事物的價值觀待釐清的當今世代，孩童面對的情境，著實比以往複雜許多，如果沒有旁人指點，確實容易陷入渾沌、迷惘與不知所措的困境中，教師的任務除了是指導課業學習的「經師」外，更應是引領孩童擁有正向思維的「人師」。尤其在可塑性極高的國小時期，適度的給予合宜的引導，對於型塑其正面、向上、向善的人生觀，想必有或多或少的功效。許多具有知識性、娛樂性亦或啟發性的優良讀物，常是教師於課堂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寶典，例如選擇適宜的「兒童文學」在教學中的運用，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兒童文學」，是大人為了比自己年齡小的兒童所寫的本。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大家相信，兒童與成人不同——不同到需要自己需要特有的文本。<sup>1</sup>小說屬於兒童文學的一環，有人依「適讀年齡」來區分兒童小說與少年小說，因為年齡的差異，適讀作品觀照的範疇也不同。張子樟認為：

三年級以上的國小學生，對於週遭環境剛剛有粗淺的認識與體驗，閱讀的作品最好是上進的、快樂的、強調人生中的光明面。風趣幽默的對白、樂觀進取的

---

<sup>1</sup>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頁 28。



情節與冒險犯難的精神，是兒童小說中不可或缺的基調。作者如果能在生動有趣的故事進展中，融入一些淺易的做人處事的道理，這類小說的目的也就達到了。<sup>2</sup>

本研究是以兩本小說—《牧羊人的孫女》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為研究文本，嘗試透過研究者的閱讀詮釋，歸納文本中的若干議題，並藉由個人的閱讀經驗，與讀者分享文本中的人生哲理，或可作為面對相關經歷時的參考。

《牧羊人的孫女》一書作者安·羅瑞·卡特本身曾經居住在以色列，先後待過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她深入了解當地的歷史背景及風土民情，這些經驗對於她撰寫《牧羊人的孫女》有很大的助益。這篇小說描述的是一個巴勒斯坦小女孩阿馬妮從六歲開始，就跟著爺爺學習當牧羊人的歷程。小女孩從祖父那兒學得許多處事及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道理。當一個世代皆以牧羊維生的家族，面對著族群仇恨所造成的家園毀壞、親人被捕等等的慘況，小女孩卻能以無比的勇氣一一面對並克服。而在「樂土」偶遇的小男孩，雖然與她有著敵對的身分，但終因彼此的包容與尊重而化解了仇恨。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則是由巴西籍作家保羅·科爾賀所著作。這是個描述一個牧羊少年為了追尋夢中國度—金字塔而衍伸出的奇幻歷險故事。其中不乏令人為之捏把冷汗的驚險過程、牧羊少年與沙漠女孩邂逅相戀的浪漫故事，以及令人嚮往的圓夢經歷。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就好像一幕幕的真實情境在我們眼前呈現，如此的逼真與精采，讓人不得不讚嘆作者豐厚的想像力。

這兩篇小說的主角同樣為牧羊人的身分，雖然一為女孩、另一為男孩，但故事中所呈現的「萬物合一」、「與大自然和諧相處」、「樂土與地球之心」等的論述，卻似乎頗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在物慾橫流、價值觀逐漸扭曲的現代社會，《牧羊人的孫女》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誕生，正可以讓讀者在面對週遭環境的抉擇與處置時，能有一番省思——處在當下，並能傾聽內心與大自然的聲音，適時調整生活的步調，活出生命的光彩。

本文將以《牧羊人的孫女》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把握當下事在人為」、「樂土與地球之心」及「萬物合而為一」三個面向來探析兩文本的呈現意象，並希望藉此喚起讀者在閱讀兒童小說文本時，對於自己內心的關照與省思。

<sup>2</sup> 張子樟，《啟蒙與成長的探索—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2007），頁14。



## 貳、把握當下 事在人為

就主題而言，這兩本文本皆屬於正向鼓舞人心的作品，不管是牧羊女以勇氣克服重重障礙，抑或牧羊少年勇於追夢不輕言放棄的努力過程，對於兒童、青少年，甚至成年人都能起若干的啟發作用。例如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不斷縈繞著牧羊男孩的那幾句話：

當你真心渴望一樣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來幫你的忙。

當有人想完成他的天命時，我總會在附近。

這成了支持並鼓舞男孩積極向前的一股無形動力，也證明了只要心中有了肯定的方向，一切苦難和不如意將不再是困擾，也終會找到一條指引自己前行的路。因此，即使男孩身無分文，但他卻不再悲傷，反而覺得很開心，即使眼前的一個小販，也讓他自然而然的往正向去思考：這位糖果小販並不是因為將來可以去旅行，或者可以娶一位商店老闆的女兒，才來賣糖果的，他做這個是因為他喜歡賣糖果。<sup>3</sup>

因此，他似乎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悟——一個人究竟是向著或是背離他的天命，只要注視他們就行了。這並不難，只是他從未這麼做過。因為心中豁然開朗，一切陰霾似乎也一掃而光，他發現連語言不同的兩個人，居然能夠溝通了。即使是和羊群的相處模式亦復如此：這宇宙間必然存在著一種語言，不需要依賴任何字句。自己早就在和羊群相處的經驗上發現了這件事，原來人和人之間也可以如此。<sup>4</sup>

一般人心中都懷有夢想，但有些人因為害怕夢想到頭來只會讓自己失望，所以所幸就不去追夢，而讓心中的夢想就永遠只是「夢想」。就如同水晶商人一生懷著去聖城麥加朝聖的夢，但卻遲遲無法成行，原因是他害怕一旦完成了夢想，自己將不再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他寧可去夢想它，男孩覺得這是何等遺憾的事！所以他認為：我們總是害怕失去，不管是我們的生命、財產，或是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可是當我們明瞭我們的一生和人類歷史都是由同一只手注寫時，恐懼就會消失。<sup>5</sup>

<sup>3</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56。

<sup>4</sup>同註3，頁56。

<sup>5</sup>同註3，頁95。



而對於男孩改進水晶商人的生意，英國煉金者對於男孩的一番評論卻是頗富有中國哲理之味道，他對男孩言：

那就是『格物』的道理。」他接著說：「在煉金術中，叫做『天地之心』。當人全神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也正是人最接近天地之心的時候。它永遠是一股正向的力量。<sup>6</sup>

當男孩進駐沙漠時，最常與之對話的莫過於那位「深藏不露」的駱駝伏，他總能在最需要的時刻，當下給予男孩及時的鼓勵：

我並不需要依靠我的過去或財富而活著。我只關心現在，如果你能活在當下這一刻，你就會活得很快樂。你就能夠看清沙漠裏永遠有生命，天上永遠有星星……生命對你來說將會是一場饗宴，一個盛大的慶典，因為生命就在我們活著的每一個當下。<sup>7</sup>

沙漠中很多人都有洞悉天地之心的能力，因為他們是用一種自在的態度過日子。<sup>8</sup>

沙漠中有一種特殊身分的人，有人稱他們預言家、先知，婦女及老人怕他們，部落戰士也不敢去找他們商談。因為，如果大家事先知道了自己會死在戰場上，還有誰願意上戰場呢？而預言家認為「活在當下」即是最好的生活態度。

當人們來問我的時候，我並不是去解讀出未來，而是用猜的。未來是屬於神的，只有祂才能揭露未來，而且通常是在某種特別的情境下才能揭露。而我是靠什麼去猜測未來？就靠著現在看見的預兆。所以，未來的秘密就是現在。如果你專注於現在，就必定能改善現在。而如果你能改善現在，未來一定會更好。<sup>9</sup>

儘管一路上，牧羊男孩不斷的遭遇困境、疑惑，但也透過身旁一個個「智者」的幫助讓他度過難關並解除困惑。尤其是沙漠中那位煉金術士，給男孩的一句當頭棒喝，似乎重重的敲醒了他混沌的思慮。

你的心在哪裡，你的寶藏就藏在那裏。你必須去找到寶藏，那麼你這一路上

---

<sup>6</sup>同註3，頁97。

<sup>7</sup>同註3，頁105。

<sup>8</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124。

<sup>9</sup>同註8，頁127。



學會的事情才有意義。

賣掉你的駱駝，買一匹馬。駱駝是不能信任的傢伙，他們可以一直走，走了好幾千步都好像不會累似的，可是突然間他們就垮下來，死了。而馬每走一段路就會累，所以你永遠知道該要求牠們走多遠，也會知道什麼時候牠們會死。<sup>10</sup>

從上面這段話中，煉金術士清楚的指引牧羊男孩兩個道理：一是堅定信念、朝著目標前行；二是認清事實，勿滿足於眼前短暫的成就，眼光應該放遠一些，考慮亦要更周詳點，才能追求長遠與永恆的成功。

再者，男孩因為已經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愛而寧願留在綠洲不願前往金字塔，轉而要求煉金術士能夠告知自己的未來。煉金術士於是告訴他：

第一年你和法諦瑪將會很快樂，而且你將會成為綠洲裏的參事，也會學著去愛沙漠……到了第二年，你會偶爾想起你的寶藏，預兆會不斷的對你說，而你會試著去忽略它們。你會運用你的知識造福綠洲和綠洲的居民，部落的長老也會感激你所做的。到了第三年，預兆會繼續對你訴說著你的寶藏和你的天命……而法諦瑪將會不快樂，因為她會覺得是她絆住了你的追尋。但是你愛她，而她也會回報你的愛。你會想起來，她並未要求你留下，因為一個沙漠女人知道她必須等待她的男人……也許你應該更信任你對法諦瑪的愛。因為，真正阻礙你留在綠洲的，是你的恐懼，你害怕一旦離開就不會再回來了。到那時候，預兆會告訴你，你的寶藏已經被永遠埋起來了。<sup>11</sup>

一般人面臨必須對某事做出抉擇之際，往往因為無法當機立斷，或是害怕做出讓自己後悔的決定，因此總是選擇逃避，來暫時逃脫擾人的情境。煉金術士的一番話，提醒了男孩，唯有堅持目標全力以赴，暫時拋開兒女私情，才能尋得永恆的成功。他也體悟到，愛並不會阻礙一個人去追尋他的天命，如果他放棄追尋，那是因為它不是真愛。

煉金術士也曾告訴牧羊人在實現夢想之前，天地之心總會不斷考驗挑戰者一路上學會的事，這是為了實現夢想做準備。這和中國先哲孟子所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

<sup>10</sup>同註 8，頁 141。

<sup>11</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 145、146。



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真是不謀而合。當然，這個階段通常也是人們最容易放棄的時刻。就如同沙漠中人常說的一句話：「一個人往往渴死在棕櫚樹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時。」所謂「功敗垂成」，殊為可惜也！因此，唯有當人全神貫注地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也正是人最接近天地之心的時候。

男孩雖然積極追求到達金字塔之途徑，但也能「廣納善言」，這讓他體悟到「寶藏存乎一心、不假外求」的真理。諸如幾次與煉金術士的對話頗可看出端倪：

煉金術士：「……你甚至不必去瞭解沙漠，你只要去凝視一顆沙子，就能夠從中看見整個不可思議的世界。」

牧羊人問：「我要怎麼做才能夠把自己融入沙漠中？」

「傾聽你的心。它瞭解所有的事，因為它源自天地之心，而且它總有一天將會回歸天地之心。」

男孩問：「為什麼我們必須傾聽我們的心？」

「因為，你的心在哪裡，你的寶藏也在那裡。」「……你絕不可能逃離自己的心，所以你最好還是聽聽它在說什麼，這樣你就不必害怕會遭遇措手不及的狀況。」

<sup>12</sup>

而當男孩聽了煉金術士的話，試著去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卻感受自己的心因為擔心自己沒有能力完成夢想而害怕，甚至受傷。但此時煉金術士卻對男孩說：「告訴你的心，害怕比起傷害本身更糟。而且沒有一顆心會因為追求夢想而受傷，因為追尋過程中的每一片刻，都是和神宇永恆的邂逅。」男孩因此感到無比的平靜與喜樂，因此他對自己的心說：「當我真心在追尋著我的夢想時，每一天都是繽紛的，因為我知道每一個小時都是在實現夢想的一部分。當我真實的在追尋著夢想時，一路上我都會發現從未想像過的東西，如果當初我沒有勇氣去嘗試看來幾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還只是個牧羊人而已。」<sup>13</sup>而他的心似乎也聽懂了他的話，對他做了回應：「我們只會對孩子們說：『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寶藏正在等待著他。』然而我們卻讓生活自己去過，順著它自己的方向，走向它自己的命運。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這條路充滿危險，因為他們這麼認為，所以世界果真就變得充滿危險了。」男孩想起家鄉的一句老諺語：「最深最暗的黑夜總是黎明來臨的

<sup>12</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157、158。

<sup>13</sup>同註12，頁161。



前一刻。」

### 叁、樂土與地球之心

在《牧羊人的孫女》中，爺爺無疑是最懂阿馬妮的人，在那個世代以牧羊維生的家族中，爺爺也是唯一贊同讓身為女性的阿馬妮擔任牧羊工作的人。是他引領阿馬妮走進原野、走進未知的世界，開啓了阿馬妮的視野，也奠定了她日後處世待人的模式。而爺爺在臨終前告訴阿馬妮的往事，竟成了一個點，由此展開一連串的事件，並且交織成一張錯綜的網。那一天，爺爺帶著憔悴的身軀，與阿馬妮走到水源區，並且告訴她一件塵封已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往事。

那頭狼引著我找到一條秘密小徑。小徑通往一塊美麗的草地，我叫那個地方「樂土」。我在那裡跟羊群待了一整個冬天。到了春天，我才下山來。<sup>14</sup>

爺爺始終不肯再向阿馬妮透露有關「樂土」的訊息。直到有一天，阿馬妮才在一頭小羊的引導下，意外的發現了這個神秘之境。初見這片秘境，阿馬妮覺得：這片高原從左到右伸得很長，遠方一座座孤絕的山峰，將它包圍起來，像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天地。這塊高原十分乾旱，卻長著不少灌木，比山谷裏多得多。<sup>15</sup>這裡，也是阿馬妮和以色列男孩初次相遇的地方。儘管男孩強納森以色列籍的身分和牧羊女阿馬妮的相逢，是處在種族衝突的前提下，但是，作者有意的將他倆的邂逅背景營造在同時具備神秘與浪漫的地點——樂土，這也為兩人往後的發展鋪陳了更多美麗與想像的空間。男孩和女孩的相識，由剛開始的防備、試探，阿馬妮發現強納森居然送禮物給她，那是一束原本她採摘欲送給媽媽的胡蘿蔔花，男孩居然將它製成乾燥花並包紮好，足見男孩對女孩的好感，這似乎也隱約的卸下了阿馬妮對於屯民之子的心防。第一次正式的碰面，儘管阿馬妮心中對強納森仍存有敵意與防備之心，但是他的善意與溫柔，也著實讓阿馬妮心動。男孩當時對女孩說：

我叫強納森。很高興認識妳。而且是在這麼美麗的地方。妳想像不到，我一直很想再來這裏。但是我又很怕我們的人會看到我走近那條小徑，曉得這個地方。

<sup>14</sup>安·羅瑞·卡特著、黃琪瑩譯《牧羊人的孫女》，〈天下遠見出版，2010〉，頁53

<sup>15</sup>同註14，頁132。



我們可以在這裏再碰面嗎？阿馬妮點點頭：「好……強納森。橄欖季節結束以後，我們至這裏碰面。採橄欖的時候，我不能來。」<sup>16</sup>

這是何等浪漫的畫面啊！兩個分屬「敵對」陣營的孩子，終究保有那顆屬於年輕男女的浪漫少男、少女情懷，這是一種無關種族、身分，人們總想要嘗試跨越種種限制而追尋的一種自然情愫。

相對的，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中則有非常多心靈層面的對話。譬如：

牧羊少年去找吉普賽人解夢，吉普賽人告訴他用心去聽，因為夢是心的語言。<sup>17</sup>

直覺是靈魂瞬間沈浸在宇宙當下的生命中，在那當下，整個人類的歷史都連結在一起，我們可以瞭解萬事萬物，因為一切都被註寫在那裡。<sup>18</sup>

當人全神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也正是人最接近『天地之心』的時候。它永遠是一股正向的力量。<sup>19</sup>

傾聽你的心，它瞭解所有的事，因為它源自天地之心，而且它總有一天將會回歸天地之心。<sup>20</sup>

牧羊男孩經過無數的磨難，甚至有幾回差點失去寶貴的性命。他日夜不停的奔波、探索，究竟在追尋什麼？而最終是否得到了心中滿意的答案？我認為透過男孩和太陽的對話，似乎可以窺見他內心的企盼，也為讀者、大地眾生解開了謎底。

有一回太陽不解的問男孩：「你為什麼說我不懂得愛？」而男孩的回答證明，適足以讓讀者感受到：經過重重的磨難與挑戰，男孩終於長大了，而且對於「愛」的真諦，感受是如此的真切與深入。他說：「愛是改變和改善天地之心的力量。當我第一次接觸到天地之心時，我以為它是完美的。可是後來，我發現它就跟其他生物一樣，有它自己的情緒和衝突。是我們在滋養著天地之心，而我們所存活的這個天地究竟會變得比較好或比較差，就端看我們是變得更好或者更差。在這裏

---

<sup>16</sup>同註 15，頁 186。

<sup>17</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 19。

<sup>18</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 92。

<sup>19</sup>同註 18，頁 97。

<sup>20</sup>同註 18，頁 157。



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的，就是愛的力量。當我們心中有愛時，我們就會努力使自己更好。」<sup>21</sup>

## 肆、萬物合而為一

阿馬妮的爺爺不僅是帶領她成為優秀牧羊女的人，更是她心靈的最佳導師。尤其在面對大自然不可違抗的境遇時，爺爺的若干話語，彷彿是黑暗中的明燈，指引著阿馬妮明確的方向。有一次她正準備使用「暴力」去制服那隻被喚作「壞蛋」的大公羊時，爺爺告訴她：「對付動物，尤其是大公羊，你要告訴牠，你想要牠去哪裡。妳可以用手揮，用嘴巴告訴牠，最重要的是用妳的意念。阿馬妮，意念是關鍵，是妳的意念在跟動物說話。」<sup>22</sup>

阿馬妮的爺爺瞭解人和大自然必須和平相處，才能保有宇宙間的平衡與生生不息。尤其是對待狼的態度，一般人咸認為牠是恐怖、不可侵犯的危險動物，而且狼除了會威脅人們所養的牲畜，也會對人們的生命造成威脅。但是阿馬妮的爺爺對於狼卻有著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將此訊息告訴他的孫女。有一次，爺爺無意中提到了「狼」，阿馬妮旋即用小心翼翼的語氣回應：「法蒂瑪大祖母說，以前小孩子跑到外面玩不回家，狼就會把他們抓走吃掉。」<sup>23</sup>阿公沉吟了一會兒，說：「妳大祖母說的故事，都是她的長輩告訴她的。他們這樣告訴她，好讓她怕狼，不要亂跑。其實那些故事不是真的，狼並不吃小孩。」<sup>24</sup>阿馬妮反駁爺爺狼會吃羊，爺爺卻告訴她：「我們也吃羊啊！而且，狼吃的還是老羊和病羊。這是真主讓世界運行的方式。」<sup>25</sup>這種顛覆了傳統上狼是兇狠、殘暴動物的觀念，自此烙印在阿馬妮小小的心靈中，甚至深深地影響著她以後的生活與處世態度。爺爺以他的經驗與智慧，透過一次次與阿馬妮互動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灌輸她對宇宙萬物尊重、生而平等的觀念，這些生存之道，或多或少來自於他幼年時一段和狼共處的特殊經歷：

<sup>21</sup>同註 23，頁 185。

<sup>22</sup>安·羅瑞·卡特著、黃琪瑩譯《牧羊人的孫女》，〈天下遠見出版，2010〉，頁 185。

<sup>23</sup>安·羅瑞·卡特著、黃琪瑩譯《牧羊人的孫女》，〈天下遠見出版，2010〉，頁 15。

<sup>24</sup>同註 23。

<sup>25</sup>同注 23。



那頭狼引著我找到一條秘密小徑。小徑通往一塊美麗的草地，我叫那個地方「樂土」。我在那裏跟羊群待了一整個冬天。到了春天我才下山來。<sup>26</sup>

更特別的是，阿馬妮也因為幾次與狼的互動而擺脫了對狼的畏懼，甚至在一次面對家人都外出，必須自己獨自面對以色列屯民開著堆土機，進駐家園的危急情況下，頓時浮現她腦海中的，竟是她平日暗中觀察狼蹤的表現：

她想像著那隻狼，想像牠用穩定的步伐，從山上一躍而下的樣子。她想像自己的行動像牠一樣快而確實，因為每一秒都寶貴無比。<sup>27</sup>

往往，一個大家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現象，在爺爺眼中卻可能是大自然給予人們的恩寵或警示。例如，阿公總是說：秋天的雨，是真主阿拉為了洗刷橄欖樹而安排的，這樣才方便大家採收橄欖。<sup>28</sup>

而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中，男孩除了善於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隨著心的律動感覺自己與萬物生生不息的脈動，他也擅於傾聽大自然的聲音，透過與周遭的微妙感覺，去體會自己和沙漠、風、海洋、星星以及宇宙萬物的互動。他並且強烈感受到自己與它們都是由同一隻手所創造出來的，擁有共同的心靈。牧羊人甚至希望和它們一樣，能夠自由的接觸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因為男孩能夠突破人與物、人與大自然的界線，用心去聆聽大地的聲音，因此，他便能夠擁有超出一般人的能力，與大自然合而為一，進而能和它們對話。從中，男孩得到許多寶貴的意見，也獲得許多克服困境的方法。不僅在宇宙萬物的身上，牧羊人獲得一些解決困境的「真知灼見」，而且，透過與自然的對話，他也強化了自己的信心。比如，男孩對太陽說：「風告訴我你懂得什麼是愛。」<sup>29</sup>他更進一步問太陽：「你應該也知道天地之心吧，因為它就是由愛而生的。」<sup>30</sup>足見宇宙大自然賦予男孩無比的信心，也成了他最知心、並能為之解憂的朋友。

又如：「沙漠曾經是海，海就活在沙漠中的貝殼裡，這是貝殼的天命，貝殼會不斷

---

<sup>26</sup>同註 23，頁 53。

<sup>27</sup>同註 23，頁 224。

<sup>28</sup>同註 23，頁 179。

<sup>29</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 183。

<sup>30</sup>同註 29。



重複著海的聲音，直到有一天，沙漠又被大海覆蓋為止。」<sup>31</sup>

作者保羅·科爾賀在這本書中，除了塑造一個「追逐夢想」形象鮮明的牧羊人男孩，以及他追夢旅程中的重要貴人—撒冷之王麥基洗德、水晶商店老闆、煉丹術士等，因為這些人在男孩前往金字塔的尋夢途中，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除此之外，作者也為這部文學創作，添加了更多奇幻、不可思議及耐人尋味的細節。而更絕妙的是，作者用他銳利的眼光與獨特的創意，將宇宙中一些大自然的形像也寫入故事中，不僅如此，他還賦予這些角色無比的生命力。因此，作家筆下的沙漠，不僅只是隨風起舞、寸草不生的蠻荒之地，而是一個可以承載整個商隊及所有過客點點滴滴的處所。就如同書中所言：「沙漠會考驗所有的人，它考驗你的每一步，並且把分心的人毀掉。」<sup>32</sup>我們可以說，沙漠扮演一個公正的審判者角色，只有能夠通過考驗的人，才有資格走向另一個旅程。

另外，作者亦賦予「風」一個重要的角色。「它可以創造出沙漠，可以把船翻沉，可以吹倒整座森林，也可以帶著音樂或奇怪的噪音流竄過城市的每個角落，它是無限的……」<sup>33</sup>藉由男孩和風的對話，我們瞭解風在故事中的地位，某個時候，它似乎是個無所不能的先覺者，例如當男孩要求它讓自己也變成風的時候所說的：「當你被愛的時候，你就可以創造出任何事物。當你被愛著的時候，你一點也不需要刻意去瞭解外面發生的事，因為所發生的任何事都在你的心靈之內，而人甚至可以把自已變成風。當然了，這要有風的幫忙。」<sup>34</sup>

「太陽」也是牧羊者請教、讚頌的對象。他曾對太陽說：「風告訴我你懂得什麼是愛。」太陽回答：「我可以看見天地之心，它能夠和我的心靈溝通，而我們一起讓植物生長，讓羊兒找到庇蔭的地方……我知道如果我靠近地球一點，即使只是那麼一丁點兒，地球上的萬物都會死掉。所以我們就彼此相望，我們需要對方。我給地球生命和溫暖，而它給我生命的意義。」<sup>35</sup>

作者雖然塑造太陽一種無上的能力，但緊接著男孩給予太陽的回饋，卻又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賦予男孩的那種「超脫、成熟」的智慧，也許這正是牧羊人所

<sup>31</sup>同註 29，頁 170。

<sup>32</sup>同註 29，頁 136。

<sup>33</sup>同註 29，頁 181。

<sup>34</sup>同註 33。

<sup>35</sup>同註 29，頁 183。



追尋的一種至高境界。牧羊人對太陽說：「因為愛並不是靜止如沙漠，愛也不是呼嘯如風。從一個遙遠的距離外去觀察萬物，就像你所做的，也不能叫做愛。」<sup>36</sup>

## 五、結語

儘管如張子樟在《牧羊人的孫女》文章賞析部分闡述此書作者對於結局的安排似乎顯得有些一廂情願的烏托邦式嚮往。<sup>37</sup>但是作者無非是想藉此故事傳達一種正向的人生信念。也許人、事、物都將隨著時空的轉變而遞嬗，但是有心人士欲留傳給後世子孫的那種「真、善、美」意念卻永遠都不變，就如同作者在正文前引用十三世紀波斯詩人魯米的詩句：

在超越了善與惡的地方，還有一個空間。我在那邊和你碰面。<sup>38</sup>

因此，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品時，我們有時會故意去忽略或去考證文本真實的歷史背景與合乎邏輯的敘述手法，目的在於傳達一種難以傳達的隱性知識。就如同吾爾芙(Shelby Anne Wolf)與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所說的：「讓孩子能體會與詮釋兒童文學的樂趣不在書中呈現的事實，而是孩子在逐漸獲得對知覺、情緒反應及理性分析的全盤知識後，所做出的推論。」<sup>39</sup>誠然，在探討一部文學作品對於兒童的適切性，也許可以用更多元的視角來看待它的價值性。根據社會理論學家皮耶·布狄厄(Pierre Bourdieu)的說法：

「歷史事實最核心的部分就在於：人們永遠建立不一樣的事實，而事實上，在其他地方與其他情境下，確實不一樣。」<sup>40</sup>

閱讀《牧羊人的孫女》與《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兩種不同的經驗與收穫。讀《牧羊人的孫女》除了讓人欽佩阿馬妮的勇氣外，對於毀人家園的屯墾份子也

<sup>36</sup>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頁185。

<sup>37</sup>詳見張子樟，〈《牧羊人的孫女》頁263、264〉作品賞析：在故事結尾時，作者沒忘記拋出她一廂情願的烏托邦嚮往。對阿瑪妮家人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美裔猶太少年強納森在目睹一切後，決定離開以色列，返回紐約，倡言反對以色列屯墾政策。對於如此敏感困難主題的闡揚與詮釋，最後恐怕會使故事變成索然無味，因為這樣的創作想像書寫難免過於偏袒一方。

<sup>38</sup>同註36，頁265。

<sup>39</sup>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頁73。

<sup>40</sup>同註39，頁108、109。



不由的義憤填膺起來，可以說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雜有濃濃的關懷之情。而《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則屬於奇幻文學之屬，閱讀它，就好像帶領著我們的思緒馳騁在一片廣陌無邊的沙漠中，時而驚險、時而愉悅，讓人充滿了期待與驚奇。不可諱言的，這兩部作品雖然不免仍有若干的刻板模式在裡頭，例如皆具備了典型的兒童文學的結尾模式—在家/離家/回家（home/away/home）故事模式。但不可否認的是，對於啓迪人心，仍有其作用存在。如同諾德曼所言：兒童文學可以是兒童生命中一項有力且正向的力量：它可以使孩子比較不無知，讓他們知道常態不只有一種；提供他們體驗和學習欣賞不同類型故事的機會。<sup>41</sup>

期盼透過讀者一雙銳利的眼眸以及一顆敏感的心，去辨識、汲取文學作品的芬馨，如同張子樟所言：儘管文學作品的檢視往往會稍帶距離，但相較於純粹的歷史考據，它所呈現的真實面有細膩的人性刻畫，一般人樂於接受，並作為自我反思的題材。<sup>42</sup>

---

<sup>41</sup>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頁 181。

<sup>42</sup>張子樟，《說書人的異想世界》，（台北：幼獅，2009），頁 42。



## 參考文獻

1. 安·羅瑞·卡特著、黃琪瑩譯《牧羊人的孫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2010〉。
2. 保羅·科爾賀著、周惠玲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台北：時報文化，1997〉。
3. 張子樟，《啓蒙與成長的探索—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2007〉。
4. 張子樟，《說書人的異想世界》，〈台北：幼獅，2009〉。
5. 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The Pleasure of Children's Literature），〈台北：天衛文化，2009〉。
6. 傑克·齊普斯著、張子樟校譯，《童話·兒童·文化產業》，〈台北：東方，2006〉。
7. Carol Lynch-Brown、Carl M. Tomlinson 著，林文韻、施沛妤譯，《兒童文學理論與應用》，〈台北：心理，2009〉。

